宋元學案

東萊學案表

呂祖謙 大器子 紫微從孫 白水玉山三山芮氏門人 元城龜山譙氏武夷橫浦再傳 涑水二程滎陽了翁廌山和靖三傳 安定泰山濂溪焦氏荊公橫渠百源清敏四傳 高平廬陵鄞江西湖五傳

- 弟 祖儉
  - 子 喬年
  - 從子 康年
  - 從子 延年 — 年哲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 舒衍 別見絜齋學案
  - 張渭 別見慈湖學案
- 從弟 祖泰
- 葉邽
- 樓昉
- 葛洪
- 喬行簡

並爲麗澤諸儒學案

章用中

倪千里 並見止齋學案

舒璘 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袁燮 別爲絜齋學案

后斗文

后宗昭

陳剛 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丁希亮 別見水心學案

又六十三人並見麗澤諸儒學案

私淑 李大有

宋濂 別見

北山四先生學案

王瀚別見滄洲諸儒學案並呂學續傳

朱熹別爲晦翁學案

張栻別爲南軒學案

潘時別見元城學案

並東萊講友

陳傅良別爲止齋學案

陳亮別爲龍川學案

並東萊學侶

劉琦之

劉清之 並爲清江學案

邵宿 別爲邵劉諸儒學案

郭良臣 並東萊同調

子澄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子江

從子溥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

餘姚黄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東萊學案

祖望謹案小東萊之學平心易氣不欲逞口舌以與諸公角大約在陶鑄同類以漸化其偏宰相之量也惜其早卒晦翁遂日與人苦爭幷詆及婺學而宋史之陋遂抑之于儒林然後世之君子終不以爲然也述東萊學案梓材案是卷謝山修補詳盡其稿具存

林汪門人　劉胡再傳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

呂祖謙字伯恭其先河東人後徙壽春六世祖申國文靖公自壽春徙開封曾祖東萊郡侯好問始居婺州先生少時性極褊後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于人有省遂終身無暴怒長從林拙齋汪玉山胡籍溪三先生遊與朱晦菴張南軒二先生友講索益精以祖致仕恩補將仕郎登隆興元年進士第又中博學宏詞科歷太學博士兼史職輪對勉孝宗以聖學且言恢復規模當定方畧當審召試館職先是試者前期從學士院求問目獨先生不然而文特與美嘗讀陸象山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象山人服其精鑑父喪除奉祠越三年除祕書郎國史院編修官實

錄院檢討官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先生嘗面對言曰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于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于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愧前代爲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于俶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載無纖毫之慮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畧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以疾請祠歸旋除

直閣主管武夷沖佑觀病閒除著作郎不就添差浙東帥議亦不就主管明道宮淳熙八年七月卒年四十五諡曰成先生文學術業本于天資習于家庭稽諸中原文獻之所傳博諸四方師友之所講融洽無所偏滯晚雖臥疾其任重道遠之意不衰達于家政纖悉委曲皆可爲後世法先是書肆有書曰皇朝文海周益公必大言去取差謬委館職銓擇孝宗以命先生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爲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又修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攷定古周易書說閫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于世雲濠案四庫書目收錄東萊春秋左氏傳說二十卷春秋左氏傳續說十二卷詳注東萊左氏博議二十五卷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二卷

謝山同谷三先生書院記曰宋乾淳以後學派分而爲三

朱學也呂學也陸學也三家同時皆不甚合朱學以格物致知陸學以明心呂學則兼取其長而復以中原文獻之統潤色之門庭徑路雖別要其歸宿于聖人則一也

麗澤講義補

聖作物覩須詳體此意吾胸中自有聖人境界能反而求之則肯有應之者克復歸仁是也

履霜堅冰蓋言順也此句尤可警非心邪念不可順養將去順養去時直至弑父與君飲酒順而不止必至沈湎殺身鬬狠順而不止必至殺人世俗所謂縱性即順之謂懲忿窒欲不順之也

人惟中無所有則必夸人以為有

今之爲學自初至長多隨所習熟爲之皆不出窠臼外然後有功

釋氏之湛然不動道家之精神專一亦近于有孚只爲非在道以明

隨六三係丈夫失小子而又戒之曰利居貞蓋不能自守其正而欲苟悅君子便與諂小人無異九五孚于嘉吉則雖無諂心而慕用之心太過見得君子無事不善一切隨之則亦非得中矣

爲桀紂爲盜跖皆以不能聽人之言

天道有復乃天行自然之道人之善心發處亦人心固有之理

天道復便運行無間而人心多汨沒蓋以私意障蔽然雖有障

蔽而秉彝不可泯沒便是天行無閒之理

多識前言往行考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而後德可畜不善畜蓋有玩物喪志者

頤六五不可涉大川上九利涉大川六五君也上九臣也君當量力臣當盡力君當畏難臣當徇難君之患常在乎太自任臣之患常在乎不自任、

君臣之閒君當求臣臣不可先求君

吾之性本與天地同其性吾之體本與天地同其體不知自貴乃慕爵祿所謂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咸其股執其隨

此理雖新新不息然不曾離元來去處一步所謂立不易方

今世學者病不在弱只是小

遜字是入道之門

君子之攻小人當攻其根本苟不攻其根本見小人在聚斂則攻聚斂在諂諛則攻諂諛在開邊則攻開邊則終不勝小人所以爲根本先能以左道壞人君之心術故人君深信之而攻之者但攻其門庭而不及其室所以不勝然則何以攻其根本在正君心也

此心之惑初解不必汲汲驅迫但順而治之自然來復然亦非任之如枯木死灰其不息之誠原未嘗頃刻停滯也

參用君子小人並非中道以上易說

看詩且須諷詠此最治心之法

看詩欲懲穿鑿之弊只以平易觀之然有意要平易便非

窒欲之道當寬而不迫譬治水若驟遏而急絕之則橫流而不可制故人不禁欲之起而速禮之復漢廣之詩已知游女之不可求而猶思秣其馬秣其駒是不禁欲之起終之以不可泳不可方是速禮之復心一復則欲一衰至再至三則欲亡而純乎理矣

公孫碩膚可見周公氣象大雖處艱難之時亦不能移孟郊出門有礙只是胸中自窄狹耳

數問夜如何其雖是勤畢竟把來日做事底心被他動了人要心使事不要事使心宣王未免以事使心者

人處憂患時退一步思量則可以自解此乃處憂患之大法

靈臺之詩俯仰萬物之動無不在太和之中樅鏞之類是樂之

有聲者濯濯鶴鶴之類乃樂之無聲者皆爲天地和氣所動而不能自已此詩氣象非胸中廣大而無所偏累者未易觀此東坡謂武王殺父封子使武庚非人也則可謂武庚畜叛是以世俗之心度古人豈知禹立于舜之朝不爲不孝知此則知振鷺之詩　以上詩說

伊川先生曰後世事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師氏以𡸁詔王者專以從容和緩養君之德不幸而君有過則有保氏之官蓋二官朝夕與王處一則優游容與以養君之德不使有一毫嬌拂一則秉義守正以止君之邪不容有一事放過故人君旣有所養又有所畏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若一于從容則是有樂而無禮一于嬌拂則是有禮而無樂所以不可偏廢

教國子以三德三行立其根本固是綱舉目張然又須教以國政使之通達治體古之公卿皆自幼時便教之以爲異日之用今日之子弟卽他日之公卿故國政之是者則教之以爲法或失則教之以爲戒又教之以如何整救如何措畫使之洞曉國家之本末源委然後他日用之皆良公卿也自科舉之說興學者視國事如秦越人之視肥瘠漠然不知至有不識前輩姓名者一旦委以天下之事都是杜撰豈知古人所以教國子之意然又須知上之人所以教子弟雖將以爲他日之用而子弟之學則非以希用也蓋生天地間豈可不知天地間事乎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自舜命夔教胄子以此知五帝三王之政無不由樂始蓋陶冶之功入人最深動盪鼓舞優游浹洽使自

得之死則爲樂祖祭于瞽宗惟待之甚重故責之不輕所謂君子教思無窮樂祖之祭不特明尊師敬長之義使之歸厚亦當時教之入人也深人不能忘先王因人心祭之與身沒教盡者不同非特一時賴之沒世亦賴之所謂樂語非特樂章蓋以樂之理見于言語之間者便有感發人處成周之學改不傳所謂誦讀不過尋行數墨舉章句意思迫促都無生意所謂樂舞古人動容周旋無非至理屈伸綴兆皆不徒然所謂四體不言而喻後世此事都廢然散在末技流于鄭衛鼓動波蕩猶能使人生起淫心因此想像先王之樂語樂舞安得不生起善心以上周禮說

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有問固當對然須是虛心而受之

若率爾而對自以爲能便實了此心雖有法言精語亦不能受

子路所以被哂也如曾子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此辭讓而對

也學者須以此醴酒養此心令熟

人所以陷于小人者多因要實前言實前言最是入小人之徑

路

秦漢以來外風俗而論政事

五帝憲老而不乞言何也當時風氣未開人情惇厚朝夕與老

者親炙觀其仁義之容道德之光自得于觀感不言之際所以

不待乞言三王雖不及五帝然其問答之際從容款曲忠敬誠

愨亦與後世問答氣味不同蓋尊老之至不敢急迫叩問伺閒

乘暇微見其端而徐俟其言其誠敬氣象可見

孔門惟顏子少有憲而不乞之意子貢卽有不言何述之憂

祖望謹案鄉黨一篇則孔門所得亦不僅在乞言

五帝三王名史曰惇尤有深意大抵忠厚醇篤之風本乎前言往行今之學者所以澆薄皆緣先生長者之說不聞若能以此意反覆思之則古人之氣味庶猶可續也

曲禮少儀皆是遜志道理步趨進退左右周旋若件件要理會必有不到惟常存此心則自然不違乎禮心有不存則禮有時失所謂遜志如徐行後長如灑埽應對如相師皆是遜志氣象

胥雅舊說爲小雅大抵經書字不當改

古人爲學十分之中九分是動容周旋灑埽應對一分在誦說今之學者全在誦說入耳出口了無涵養所謂道聽塗說德之

乘也

未至聖人安能無欠闕須深思欠闕在甚處然後從而進之

發育峻極而繼之以禮儀威儀聖人之道如此若無禮以行之

便是釋氏以上謹記說

三年無改須知事之害理傷義則父在固將下氣幾諫號泣隨

之豈以存沒二其心是亦無改于父之道也

見賢思齊才有一分不如便不是齊見不賢內自省如舜之聖

禹尚以丹朱戒之此最學者日用工夫然格其義是聖賢地位

總統一代謂之政隨時維持謂之事前漢之政尙有三代之遺

意光武所設施皆是事耳前漢有政後漢無政

人必曾從克己上做工夫方知自朝至暮自頂至踵無非過失

而改過之爲難所以言欲寡過而未能此使者非獨知蘧伯玉做工夫處其自己亦必曾去做工夫過有所體驗非徒善爲辭命不自夸張也學者若才輕易發言語便是不會做工夫

春秋之末先王之澤將盡高見遠識之士多是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以聖人論之病痛便見若以後世學者論之荷蕢者之底蘊亦未易窺既識聖人之心且天下事皆是經意曾去體量知其深又做不得淺又做不得與其他望風口說者不同但心不虛耳

後世人所見不明或反以輕捷便利爲可喜淳厚篤實爲遲鈍不知此是君子小人分處一切所見所爲淳厚者雖常居後輕捷者雖常居先然一乃進而爲君子之路一乃小人之門而淳

厚之資或反自恨不如輕捷者而與之角則非徒不能及之祇
自害耳 以上論語說
學者非特講論之際始是爲學閭街談巷語句句皆有可聽見
輿臺皂隸人人皆有可取如此德豈不進
孔孟門人所見迥然不同孔門弟子或失之過然所見卻不狹
孟氏弟子只去狹處求所以不得不嚴其教
屈原愛君之心固善然自憤怨激切中來離騷一篇始言神仙
中言富貴終言遊觀已是爲此三件動故託辭以自解而反歸
于愛君若孟子則始終和緩
祖望謹案屈原宗臣非孟子比東萊之言微有未審但屈
原上不及箕子下不逮劉向則有之

父子之間不責善非置之不問也蓋在乎滋長涵養其良心

草芥寇讐之對似覺峻厲無溫厚氣象蓋爲齊王待臣之薄其言不得不然然使孔子遇齊王必有不動鋒芒自然啟發之理此卻是聖人事

三王四事皆于平常處看惟孟子識聖人故敢指日用平常處言之揚子不識聖人乃曰聰明淵懿冠乎羣倫把大言語來包羅

　祖望謹案此乃水心議中庸祖述憲章一條所本

所主非人終身陷于其黨合孔是也然亦自有轉移之理故陳瑩中說使王氏之門有負恩之士則漢不至于亡瑩中亦嘗因蔡卞所薦入朝卻深排之豈有終不可改者哉雖然有了翁之

志則可要之進身不可不謹

學者志不立一經患難愈見消沮所以先要立志

今人說好事不可放過固是然必待好事然後做不知雞鳴而起孳孳爲善是甚事自朝至暮必有所用

小人中庸不必加反字小人自認無忌憚爲中庸

孟子不與申韓辯而與楊墨辯蓋深明乎疑似之際以上孟子說

人不爲技能所使者難吳起以此殺妻

義理之上不可增減分毫

自古文武只一道堯舜三代之時公卿大夫在內則理政事在外則掌征伐孔子之時此理尙明冉有用矛有若劫舍孔子亦自當夾谷之會西漢猶知此理大臣韓安國之徒亦出守邊東

漢流品始分劉巴輕張飛矣

柳仲塗記其皇考嘗呼諸婦列堂下言兄弟本是同生只緣異姓婦人入門教壞丈夫諸婦莫不戰慄其意固是然孝友非男子獨有婦人獨無使男子之性堅定婦人自當感化豈有反爲轉移之理以上史說

國語釋詩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此是古聖相傳非一人之私言如孔子告顏淵仲弓亦非孔子自說左氏云志有之克己復禮仁也又云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日志曰則皆是古人相傳乃知三代下此氣脈不曾斷

王湛年三十宗族皆以爲癡王述年三十人或謂之癡蓋其質厚範晦爲學須質厚

君臣之閒不是不可說話此皆士大夫愛身太重畏王太淺

殺數百萬生靈亡數百年社稷皆生于士大夫患失

楊炎併租庸調爲二稅此外不許誅求一錢他卻不知係不得

後來大凡治財最不可壞舊法不可幷省名目

不愧屋漏凡日然而心不然念慮閒有萌動皆是

辭受之際辭不必與人商量若受卻宜商量

人二三十年讀聖人書一旦遇事便與里巷人無異或有一聽

老成人之語便能終身服膺豈老成人之言過于六經哉只緣

讀書不作有用看故也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入南軒學案

爲學須是一鼓作氣閒斷便非學所謂再而衰也

用工夫人纔做便覺得不是覺得不是便是良心處兩不足之間凡應和語須對兩人皆可說聽人語不中節者據其畧可應一語推說應之權職便當以正官自處但不可妄有支用處家固不可不正且肅然不可不放一分以上雜說

東萊遺集補

平時徒恃資質工夫悠悠殊不精切于要的處或鹵莽領畧于凝滯處或遮護覆藏爲學不進咎實由此大概以收斂操存公平體察爲主

觀史先自書始然後次及左氏通鑑欲其體統源流相接國朝典故亦先考治體本末及前輩出處大致于大畜之所謂畜德

明道之所謂喪志毫釐之間不敢不致察也但恐擇善未精非特自誤亦復誤人

我方閒居既非其同寮又非其掾屬義有所止易傳隨孚于嘉義最宜潛玩蓋恐爲其樂善美意所移易得侵過耳又賓主資稟皆明快則欠相濟之義尤易得侵過也

儉德蓋凡事斂藏不放開之謂

從前病痛艮以嗜欲粗薄故卻欠克治經歷之功思慮稍少故卻欠操存澄定之力積蓄未厚而發用太遽涵泳不足而談說有餘

始欲和合彼此而是非卒以不明始欲容養將護而其害反致滋長屑屑小補迄無大益

著書與講說不同止當就本文發明使其玩索引申太盡則味薄而觀者不甚得力若與學者講說詳爲指示可也以上與張荆州

所以喋喋煩瀆正欲明辨審問懼有毫髮之差初非世俗立彼我校勝負者

大凡人之爲學最當于矯揉氣質上做工夫如懦者當强急者當緩視其偏而用力以吾丈英偉明峻之資恐當以顏子工夫爲檃括回禽縱低昂之用爲持養斂藏之功斯文之幸也

近時論議非頹惰卽孟浪名實先後具舉不偏者殆難乎其人此有識者所深憂

供職已月餘風俗安常習故之人齟齬頗多此皆誠意不孚之

答惟日省所未至不敢諉其責于人

邪說詖行辭而闢之誠今日任此道者之責竊嘗謂異端之不息由正學之不明此盛彼衰互相消長莫若盡力于此此道光明盛大則彼之消鑠無日所以爲此說者非欲含糊縱釋黑白不辨但恐專意外攘而內修工夫反少

向見論治道書其閒如欲仿井田之意而科條州郡財賦之類此固爲治之具然施之當有次第今日先務恐當啟迪主心使有尊德樂道之誠衆建正人以爲輔助待上下孚信之後然後爲治之具可次第舉也儻人心未孚信驟欲更張則衆口讙然終見沮格雖成功則天本非君子所計然于本末先後之序爲有憾焉不可不審也今事雖已往亦不得不論耳

從遊亦有可望者否根本不實者所宜深察往時固有得前輩言語聲欬以藉口而行則不掩焉媢嫉者往往指摘此輩以姍侮吾道紹興之初是也雖有教無類然今日此道單微排毀者舉目皆是恐須謹嚴也

析理當極精微雖毫釐不可放過至于尊讓前輩之意亦似不可不存

前此雖名為嗜學而工夫泛漫殊未精切推原病根蓋在徒恃資稟觀書粗得味即不復精研故看義理則汗漫而不別白遇事接物則頹弛而少精神今乃覺氣質粗厚思慮粗少原非主敬工夫而聖賢之言本末完具意味無窮尤不可望洋向若而不進也

日用間精明新鮮時節嘗苦不續而弛惰底滯意思未免間雜殊以自懼主一無適誠要切工夫但整頓收斂則易入于著力從容涵泳又多墮于悠悠勿忘勿助長信乎其難也

艮背之用前說誠過高而未切竊謂學者正當操存戒懼實從事于夫子告顔子視聽言動之目𠟃致不已然後可造安止之地

君子動靜語默雖毫釐間有未到處要當反求其所以然蓋事雖有大小爲根本之病則一也來教所謂本不欲如此不得已而止之或者漸近于自恕而浸與初心不類乎

講論形容之語欲指得分明卻恐纔指出分明學者便有容易領畧之病而少涵泳玩索之功其原殆不可不謹也

學者所以徇于偏見安于小成皆是用功有不實若實用功則動靜語默日用間自有去不得處必悚然不敢安也

學者氣質各有利鈍工夫各有淺深要是不可限以一律正須隨根性識時節箴之中其病發之當其可乃善固有恐其無所向望而先示以蹊徑者亦有必待其憤悱而後啟之者

往來講論一問一答謂之無意嚮氣味則不可然歇滅斷續玩歲愒日終難見功須令專心致志絕利一源凝聚停蓄方始收拾得上

論義理談治道闢異端不容有一毫回避屈撓至說自己及朋友只當一味斂縮

往者臨安兩年遇事接物或躁率妄發而失于不思或委曲求

濟而失于不直大抵誠意淺薄將以動人悟物而手忙脚亂出位踰節處甚多憂患以來雖知稍自懲艾而工夫緩慢向來病痛猶十存四五今復遠從事役夙夜自懼未知所措

己得地否陰陽家說不足信但得深密處可矣

善類衰微元氣澆薄稍有萌動正當扶接導養雖如孔孟交際苟善未有不應之者若到官後或有齟齬則卷舒固在我也

比看易无妄傳云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益悚然自失因思去年給札當時本意欲得數月閒得對展盡底蘊故事事未欲說破緣此回互卻多暗昧此正易傳所謂邪心也

致知力行本交相發學者若有實心則講貫玩索固爲進德之

要亦有一等後生推求言語工夫常多點檢日用工夫常少雖便畧見髣髴然終非實有諸己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訓誘之際願常存此意非謂但使之力行而以致知爲緩但示之者當有序夫子亦有可以語上不可以語上之別

保養奸凶以擾善良固君子之所恥要當無忿疾之意乃善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若霜雪勝雨露則不可也

稟賦偏處便使消磨得九分觕事遇物此一分依前張皇要須融化得盡乃可來諭所謂未得力只是用力猶未至耳自己工夫緊切則遊從者聽講論觀儀容所得亦莫不深實矣

當仁不讓檢身若不及兩句初不相妨堅任道之志而致察理之功乃區區所望

論學之雖高者其病墮于元虚卑者其末流于章句二者之失高者便入于異端卑者浸失其傳猶爲悖訓故勤行義輕重不同然要皆是偏以上與宋侍講

實有裨益則不必蹟之外見事有次第則不必人之遠乎消長安危所繫當念茲在茲無所不致其力以上與周子充

吾儕所以不進者只緣多喜與同臭味者處殊欠泛觀廣接故于物情事理多所不察而根本滲漏處往往鹵莽不見要須力去此病乃可

行有不得者當返求諸己外有齟齬必內有窒礙反觀內省皆是進步不敢爲時異勢殊之說以自恕

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吾儕所當兢兢以上與劉子澄

前日紛紛不必猶置胸次回首既無甚愧怍隨時恬養足矣至于明辨曲直此乃在位者之責或遲或速順聽之而已

人情法意經旨本是一理豈有人情法意皆安反不合經旨者勉之以上與潘叔玠

謹思明辨最爲急務自昔所見少差流弊無窮者往往皆高明之士

近思爲學必須于平日氣稟資質上驗之如滯固者疏通顧慮者坦蕩智巧者易直苟未如此轉變要不得力

在我者果無徇外之心其發必有力而不可禦至于周旋調護宛轉入細正是意篤見明于本分條路畧無虧欠若有避就回互籠絡之心乃是私意此毫釐之際不可不精察也

義理無窮才智有限非全放下終難湊泊然放下正自非易事
私意之根若尚有秒忽未去遇事接物助發滋長便猖狂不可
翦截其害非特一身
公私之辨尤須精察
喜事則方寸不寧是故擇義不精衛生不謹以上與陳君舉
學者自應本末並舉若有體而無用則所謂體者必參差鹵莽
無疑然特地拈出卻似有不足則夸之病如歐陽永叔喜談政
事之比
處大事者必至公血誠相期然後有濟若不能察人之情而輕
受事任或雖知其非誠而將就借以集事到得結局其獘不可
勝言

辭章古人所不廢然德盛仁熟居然高深與作之使高潛之使深者則有間矣願更留意于此

登高自下發足正在下學處往往磊落之士以爲鈍滯細碎而不精察

後生可畏就中收拾得一二人殊非小補要須帥之以正開之以漸先惇厚篤實而後辯慧敏銳則歲晏刈穫必有倍收

意外少撓要是自反進德之階更願益加培養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愛之

井渫心惻正指汲汲于濟世者所以未爲井之盛蓋汲汲欲施與知命者殊科孔子請討見卻但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孟子雖有自任氣象亦云吾何爲不豫哉殆可深玩也

祖望謹案此蓋諷同甫之累上書

春初之舉習常守故者自應怪駭然反觀在我亦未得爲盡無憾觀論語說知及之上更有所謂守所謂涖所謂動節次階級猶多此話甚長

比嘗患了了小諒者或畏避太甚而善意無人承領遂至消歇或隔限太嚴而豪俊無以自容遂至飛揚惟篤于忠厚者覩世間盎然無非生意故能導迎淑氣扶養善端蓋非槪以爲近厚語言也然于此蓋有則焉又須精察不可侵過也

天資之高得氣之淸其所以迎刃破竹者何莫非此理不知其所自則隨血氣盛衰此一段精明不能常保論至于是則所謂克己者雖若陳言要是不可易耳

百圍之木近在道隅不收爲明堂清廟之用此將作大匠之責耳如彼木者生意濯濯未嘗不自若也惟冀益加寬裕從容自頤

偶記荀子論儒者進退處有一句云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慤似有味欤滄之水涓涓安流初何足言唯三峽九河抑怒濤而爲伏槽循岸乃可貴耳

顏子犯而不校淮陰侯俛出胯下路徑雖不同都欠不得幸深留意諺曰赤梢鯉魚就甕裏浸殺陳拾遺一代詞宗只被射洪令斷送事變豈有定哉

著書大是難事雖高明之資亦不可不思有餘不敢盡之語以上與陳同甫

賢士大夫蓋有學甚正識甚明而其道終不能爭格遠近者只爲實地欠工夫 與陳正己

靜多于動踐履多于發用涵養多于講說讀經多于讀史工夫如此然後能可久可大 與萊正則

門內若倘有可媿外雖奮振東勵終于無力

應物涉事步步皆是體驗處若知其難而悉力反求則日益精明若畏其難而日益偷惰則向來意思悉冰消瓦解矣習俗中易得汩沒須常以格言法言時時洗滌然此猶是暫時排遣要須實下存養克治體察工夫眞知所止乃有據依自進進不能已也 以上與郭養正

持之以厚守之以默 與鞏仲至

散漫歛滅學者同病嘗記胡文定有語云但持敬十年自別此言殊有味大抵日前學者用功甫及旬月未見涯涘則已逡巡退卻不復自信久大德業何自而成經曰念終始典于學曰冥升利于不息之貞曰仁者先難而後獲正謂學者多端顧慮者衆一意勇往者少故每惓惓于此也與劉允升

日用間不須著意要坐即坐要立即立凡事如常便是完養若有意則是添一重公案矣覺有忿戾始須清平覺有凝滯始須開豁病至則服藥不必預安排也涵泳義理本所以完養思慮正恐舊疾易作自涵泳而入于研索自研索而入于執著或反為累靖節不求甚解雖其淺深未可知要是不尋枝摘葉也

毀不滅性禮經所戒兼古今人氣稟厚薄亦自不同如疏食水

飲之類更當量體力所宜不可使致疾病
仁人之事親如事天一毫不用其極則非事天之道如昔人薦
芰之類皆以私事親非以天事親
喪禮廢弛已久若曰親族未安習俗未愉則向日同堂共講滕
文公問喪一章矣蓋在已而不在人也
行實須削去浮華直書事實若有增飾則心已不誠非所謂事
親如事天也
喪禮今人所謂瞬礙掣肘不得專制之語最爲害事蓋遇事望
風以此等語言自恕則因循苟且無一事可爲矣要當反已盡
誠極力以感動之是心人所均有安有不動者彼之未動乃我
誠未至之明證也

憂患中最是進德處深味自致之語識情性之極而以哀敬持之則心之本體斯常存矣

燒丹事適以問張守乃其內人虛怯附蘭溪醫者燒一兩耳傳聞過實乃如是然益知居人觀瞻之地尤須事事警省渠甚感見愛之意也

葬地但得深穩高燥不必太求備也緩葬春秋所深譏畧去拘忌乃易就

不拯其隨之義固由有所制然必可隨者始隨之亦必盡所以拯之者非未嘗拯而遽隨也

天地間何物不有要皆丕冒太和之內胸次須常樂易寬平乃與本體不相違背

日來圭角突兀之病雖去而媮情因循之病復易生每切自警不問在朝在野職分之內不可媮惰職分之外不可侵越自然日用省力

講論治道不當言主意難移當思臣道未盡不當言邪說難勝當思正道未明工夫到此必有應也 以上與潘叔度

為學工夫涵泳漸漬玩養之久釋然心解平帖的確乃為有得

天高地厚鳶飛魚躍之語恐發得太早

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百事安穩無違情咈志而可以成就則君子當滿天下惟其不然所以貴于用心剛而進學勇

以上答潘叔昌

切要工夫莫如就實深體力行乃知此二字甚難而有味

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己而已不敢他咎　以上與喬德贈

前書所論甚當已嘗爲子靜詳言之講貫誦繹乃百代爲學通法學者緣此支離泛濫自是人病非是法病見此而欲盡廢之正是因噎廢食然學者徒能言其非而未能反己就實悠悠汩汩無所底止是又適所以堅彼之自信也誠深思之

論致知則見不可偏論力行則進當有序並味此兩言則無寵統零碎之病　以上與邢邦用

大凡人資質各有利鈍規模各有大小此難以一律齊要須常不失故家氣味所向者正所存者實信所當信恥所當恥持身謙遜遇事審細如此則雖所到或遠或近要是君子路上人　與內弟曾德寬

坐談常覺從容臨事常覺迫切乃知學問無窮當益思所未至

居官臨事外有齟齬必內有窒礙蓋內外相應毫髮不差只有反己二字更無別法 以上與戴在伯

欲求繁冗中不妨課程之術古人每言整暇二字蓋整則暇矣

微言淵奧世故崢嶸愈覺工夫無盡嘗思時事所以艱難風俗所以澆薄推其病源皆由講學不明之故若使講學者多其達也自上而下爲勢固易雖不幸皆窮然善類既多氣焰必大蒸蒸上騰亦有轉移之理雖然此特憂世之論耳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所性不存此又當深致思也

思索不可至于苦玩養不可至于慢

承上接下最是親切工夫呂與叔所謂嚴而不離寬而有閑殊

有味

持養之久則氣漸和氣和則溫裕婉順望之者意消忿解而無招咈取怒之患矣體察之久則理漸明理明則諷導詳款聽之者心喻慮移而無起爭見卻之患矣更須參觀物理深察人情以試驗學力若有窒礙齟齬卽求病源所在而鋤去之

知猶識路行猶進步若謂但知便可則釋氏一超直入如來地之語也

所謂無事者非棄事也但視之如早起晏寢飢食渴飲終日爲之而未嘗爲也大抵胸次常令安平和豫則事至應之自皆中節心廣體胖百疾俱除蓋養生養心同一法

房族閒事當盡誠委曲曉譬懇切之尤須防爭氣若有毫髮未

去則招咈激怒所傷者多矣若事果不可為當體不可貞之義此必誠意已盡自反已至方可

敬字固難形容古人所謂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兩語當深體

收斂凝聚乃是大節目至于察助長之病乃是節宣之宜以上與學者及諸弟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東萊遺集一百二十八條今移為附錄三條移入景迂學案二條周許諸儒一條武夷學案一條五峯學案一條玉山學案二條晦翁學案四條南軒學案三條艮齋學案五條止齋學案二條龍川學案一條又二條與復齋學案複出删之又移入象山學案二條清江學案一條

附錄

壽皇喜看莊老蓋德壽之餘風儒臣多以此箴規而東萊言之

尤切以爲當讀中庸大學之書不當流于異端 補

嘗與汪端明書曰劉子澄傳道等意是時以四方士子業已會聚難于遽己今歲悉謝遣歸

祖望謹案此即象山謂伯恭在衰絰中而戶外之屨恒滿者也南軒亦嘗問朱子曰伯恭聚徒世多議其非者觀此條則先生因玉山之言而止亦善改過者

又與朱侍講書曰某以六月八日離輦下五日而張丈去國羣陰崢嶸陽氣斷續理自應爾然以反己之義論之則當修省進步處甚多未可專咎彼也

又曰請祠便養未報而有召試之命己復申前請矣儻得如志閉戶爲學殊爲僥倖或敦迫而出亦唯以心之所安條對然後

徐度進退之宜要之所學未成輕犯世故招尤取累不若退處之爲得也向來一出始知時事益難平爲學工夫益無窮而聖賢之言益可信

張南軒與先生書曰尊兄于尋常人病痛往往皆無之資質固美然若只坐在此上卻恐頹墮少精神惟析夫義理之微而致察于物情之細每存正大之體尤防己意之偏擴而充之則幸甚

又曰去年聞從學者甚衆某殊謂未然若是爲舉業而來先懷利心豈有利上誘得就義之理但舊已嘗謝遣後來何爲復集今亥須是執得定亦非特此事大抵老兄平日似于果斷有所未足時有牽滯流于姑息雖是過于厚傷于慈爲君子之過然

在他人視我則觀過可以知仁在我則終是偏處仁義常相須義不足則仁亦失其正矣

又與朱元晦書曰伯恭眞不易得向來聚徒頗衆今歲已謝遣然渠猶謂前日欲因而引之以善道某謂來者旣爲舉業之故先懷利心恐難納之于義大抵渠凡事似于果斷有所未足

又曰伯恭近來于蘇氏父子亦甚知其非向來渠亦非助蘇氏但習熟元祐間一等長厚之論未肯誦言排之今頗知此爲病痛矣

又曰伯恭愛弊精神于閒文字中徒自損何益如編文海何補于治道于後學

又答陸子壽書曰伯恭亦坐枉費心思處多 以上補

朱子曰文鑑編得泛然亦見得近代之文如沈存中律歷一篇說渾天亦好

又曰文鑑編康節詩不知怎生地那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底詩卻不編入

又曰向見說左氏之書極為詳博然遣辭命意亦頗傷巧矣

又曰博雜極害事伯恭日前只向雜博處用功卻于要約處不曾子細研究如閫範之作旨意極佳

又曰伯恭之學大概尊史記不然則與陳同甫說不合同甫之學正是如此

又曰其學合陳君舉陳同甫二人之學問而一之永嘉之學理會制度偏考究其小小者惟君舉為有所長若正則則渙無統

紀同甫則談論古今說王說霸伯恭則兼君舉同甫之所長

又曰伯恭講論甚好但每事要鶻圇說作一塊又生怕人說異端俗學之非護蘇氏尤力以爲爭較是非不如斂藏持養

又曰伯恭無恙時愛說史學身後爲後生輩糊塗說出一般惡口小家議論賤王尊霸謀利計功更不可聽

又哭之曰嗚呼伯恭有蓍龜之智而處之若愚有河漢之辯而守之若訥胸有雲夢之富而不以自多辭有黼黻之華而不易其出此固今之所難而未足以議兄之髣髴也若乃孝友絕人而勉勵如弗及恬淡寡欲而持守不稍懈盡言以納忠而羞爲訐秉義以飭躬而恥爲介是則古之君子尚或難之而吾伯恭猶欿然而未肯以自大也蓋其德宇寬洪識量閎廓既海納而

川渟豈澄清而撓濁矧涵濡于先訓紹文獻于故家又隆師而親友極探討之幽遐所以稟之既厚而養之深取之既博而成之粹宜所立之甚高亦無求而不備故其講道于家則時雨之化進位于朝則鴻羽之儀造辟陳謨則宜公獨御之對承詔奏篇則右尹祈招之詩上方虛心而聽納衆亦注目其敷施何遭時之不遂遽縈疾而言歸慨一臥以三年倘左圖而右書閒逍遙以曳杖恍沂上之風雩衆咸喜其有瘳冀卒攄其素蘊否則傳道以著書抑亦後來之程準何此望之難必奄一夕而長終增有邦之殄瘁極吾黨之哀恫嗚呼哀哉我實無似兄辱與遊講摩深切情義綢繆追前日之枉書尙粲然其手筆始言沈痼之難除猶幸死期之未卽中語簡編之次第卒諄草樹之深幽

謂昔騰牋而有約盡今命雋以來遊欣此旨之可懷悼訃車而偕至考日月之幾何不旦暮之三四嗚呼伯恭而遽死耶吾道之衰乃至此耶

問東萊之學朱子曰伯恭于史分外子細于經卻不甚理會常有人問他忠恕楊氏侯氏之說孰是他卻說公如何恁地不會看文字這箇都好看來他要說爲人謀而不盡心爲忠傷人害物爲恕恁地時方說不是門人曰他是相戲浙閒一種史學故恁地曰史學甚易只是見得淺

□□□曰伯恭以進文鑑爲陳騤所詆其後侂冑方以道學爲禁史臣亦據騤言詆之然伯恭既爲辭臣醜詆自當力遜職名今受之非矣直卿亦以予言爲然補

葉水心習學記言曰東萊呂氏歿陳亮祭之曰孔氏之家法儒者世守之得其麤而遺其精則流而爲度數刑名聖人之妙用英豪竊聞之徇其流而忘其源則變而爲權譎縱橫蓋嘗欲整兩漢而下庶幾復見三代之英方夜半之劇論歎古來之未曾夫孔氏亦豈于家法之外別有妙用使英豪竊聞哉亮嘗言程氏易傳似桓玄起居注呂氏黽勉答之所謂夜半劇論者呂氏嘗笑以爲自知非豪傑被同甫差排做盡難之也補

陳北溪張呂合五賢祠說曰南軒守嚴東萊爲郡文學是時南軒學已遠造猶專門固滯謂湖湘性無善惡之說及晦翁痛與反覆辯論始翻然爲之一變無復異趣東萊少年豪才藐視斯世何暇窺聖賢門戶謂東萊習心文辭及聞南軒一語之折愕然屏去故習道紫

陽沿濂洛以達鄒魯雖于南軒所造有不齊要不失爲吾名教中人視世之竊佛學以自高屹立一家門戶且支聖賢之言以蓋之以爲眞有得乎千古心傳之妙誤學者于詖淫邪遁之域爲吾道之賊者豈不相萬邪補

祖望謹案未張呂三賢同德同業未易軒輊張呂早卒未見其止故集大成者歸朱耳而北溪輩必欲謂張由朱而一變呂則更由張以達朱而尙不逮張何尊其師之過邪呂與叔謂橫渠棄所學以從程子程子以爲幾于無忌憚矣而楊龜山必欲謂橫渠無一事不求教于程子至田誠伯則又曰橫渠先生其最也正叔其次也弟子各尊其師皆非善尊其師者也詆陸氏亦太過

魏鶴山師友雅言曰人而無禮不亦禽獸之心乎聖人不曾有此等語東萊于皐陶朕言惠下說孟子既云三自反乃有禽獸之語孟子有鋒稜孔子口中無之補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呂成公謂爭校是非不如斂藏收養

又曰乾文言曰寬以居之朱子謂心廣而道積程子易小畜傳曰止則聚矣呂成公謂心散則道不積充拓收斂當兩進其功並補

黃東發日鈔曰東萊先生以理學朱張鼎立爲世師其精辭奧義豈後學所能窺其萬分之一然嘗觀之晦翁與先生同心者先生辯詰之不少恕象山與晦翁異論者先生容下之不少忤鵝湖之會先生謂元晦英邁剛明而工夫就實入細殊未易量

謂子靜亦堅實有力但欠開闊其後象山祭先生文亦自悔鵞湖之會集粗心浮氣然則先生忠厚之至一時調娛其間有功于斯道何如邪若其講學之要尤有切于今日者學者不可不亟自思也蓋理雖歷萬世而無變講之者每隨世變而輒易要當常以孔子爲準的耳孔子敎人以孝弟忠信躬行爲本至子思則言誠至孟子則言性已漸發其祕覩孔子之說爲已深至濂溪則言太極至横渠則言太虛又盡發其祕覩子思孟子之說爲益深一議論出一士習變至晦庵先生出始會萃濂洛之說以上達洙泗之傳取本朝諸儒議論之切于後學者爲近思錄然猶以無極太極陰陽造化冠之篇首則亦以本朝之議論爲本也東萊先生乾道四年規約以孝弟忠信爲本明年規約

以明理躬行爲本至其甄近思錄卷首則謂陰陽性命特使之知所鄉講學具有科級若躐等陵節流于空虛豈所謂近思嗚呼學者可以觀矣補

東萊講友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別爲晦翁學案

宣公張南軒先生栻別爲南軒學案

顯謨潘先生畤別見元城學案

東萊學侶

文節陳止齋先生傅良別爲止齋學案

文毅陳龍川先生亮別爲龍川學案

東萊同調

教授劉孝敬先生靖之

知州劉靜春先生淸之 並爲淸江學案

忠定邛宗卿先生宗 別爲邛劉諸儒學案

將仕郭先生良臣

郭良臣字德鄰東陽人官將仕郎橫浦弟子欽止從兄也創西園書院延師教授一如欽止石洞之規子澄江皆好學 參隆慶東陽志

東萊家學 劉胡三傳

忠公呂大愚先生祖儉

呂祖儉字子約金華人成公之弟也受業于成公如諸生監明州倉將上會成公卒部法半年不上者爲違年先生必欲終期

長朝廷從之詔選年者以一年為限自先生始淳熙壬寅至官去以丁未凡六年時明州諸先生多里居慈湖開講于碧沚沈端憲講于竹洲絜齋則講于城南之樓氏精舍惟舒文靖以宦遊出先生以明招山中父兄中原文獻之傳其于諸講院無日不會也甬上學者遂以先生代文靖亦稱為四先生而滕德粹為鄞尉朱文公語之曰彼中有楊袁沈呂可與語也寧宗即位歷大府丞時韓侂胄用事正言李沐論右相趙忠定罷之先生上疏論救貶韶州安置後移筠州卒朱子與書曰熹以官則高于子約以上之顧遇恩禮則深于子約乃今子約獨舒憤懣觸羣小而蹈禍機其愧嘆深矣先生報書曰在朝行聞時事如在水火中不可一朝居使處鄉閭理亂不知又何以多言為哉著

有大愚集謚忠修

謝山呂忠公祠堂碑文曰忠公之官吾鄕爲司庾故不得有所設施但傳其屛去倉中淫祠一事深寧志之四明七觀而是時正甬上奎婁光聚正學大昌忠公以明招山中父兄中原文獻之傳左右其閒其功無所見于官守而見之講學忠公之集雖不傳然猶散見于永樂大典中予欲鈔其與諸先生論學之文而未得顧讀忠公吾鄕之詩弔景迂之祠式淸敬之里求了翁寓齋之遺想見其一往情深乃自元訖明以至于今竟無有以溪毛薦及忠公者是則甬上文獻之衰可爲長太息者矣禮于釋奠之制必求之其鄕之先師不然者則有合也有合者謂其鄕無足以

嘗先師之亭則合之他鄉之近而可溯者今甬上之先師楊袁舒沈其人可謂盛矣而愚謂當以忠公合之以其同講學于鄞久並列于先師之座無歉也

又奉臨川帖子五曰攷大愚東王季和詩云晁景迂大觀庚寅冬爲四明船場後七十有餘年某適以倉氏之職至此閱而王兄季和亦來作景迂官相與訪問舊蹟尚有可攷偶成數語東季和弁呈叔晦其詩有曰鄞江舊有船司空小江晚望江之東揭來海頭四閱月塵埃滿袖生氊氈是大愚初至明之作其時慈湖方參佐浙西帥幕廣平教授徽州絜齋以進士尉江陰獨叔晦以國正家居故往還者不及三君其遊候濤山記曰壬寅之冬遂祿海東距海

六十里友人潘端叔主定海簿相約偕遊未果今年夏四月端叔因謝子暢自臨安至會于太白鄮山之間刻日康炳道兄弟會于王季和家李叔潤方居敬史丞相之幼子開叔楊希度偕行舒元英亦與其徒諸葛生來東萊卒于辛丑大愚以壬寅冬之官正合期喪服滿之期元英則廣平弟也其題慈溪龍虎軒詩云年來世路轉蹉跎正大中庸論愈多出本無心歸亦好何須胸次自干戈似屬大愚將去明之作大愚之赴銓也本傳言平園方爲丞相招之不往宰輔表平園自西樞入中書在淳熙丁未春二月而朱子答大愚書曰對班在何時今日既難說話而疏遠尤難且只收斂人主心念是第一義題注在丁未冬十一月

是大愚之赴任以壬寅其去官以丁未首尾六年

附錄

子約問主忠信之言後于不重則不威其意如何朱子答曰聖賢所言爲學之序例如此須先是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把捉扶持起來不如今人動便說正心誠意卻打入無形影無稽考處去也

監嶽呂先生祖泰

呂祖泰字泰然文靖公夷簡五世孫寓常之宜興性疏達尚氣誼學問該洽徧遊江淮交當世知名士論世事無所忌諱慶元初忠公以言事移置瑞州先生徒步往省之留月餘語其友王深厚曰（梓材案厚當作原說見麗澤諸儒學案）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

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未敢以累吾兄也及忠公殁貶所
嘉泰初周益公降少保致仕先生乃詣登聞鼓院上書曰道學
自古所恃以爲國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勳勞者也立僞學之
禁逐汝愚之黨韓侂胄自尊而卑朝廷一至于此願亟誅侂胄
以周必大代之書出中外大駭有旨拘管連州右諫議程松與
先生友懼爲所連奏請杖黥竄遠方乃杖之百配欽州牢城收
管先生知必死無懼色既至府廷尹爲好語誘之曰誰教汝共
爲章先生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于人且
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心邪先生曰今之附韓氏得美官
者乃病風喪心耳先生既貶道出潭州錢文子爲醴陵令私贐
其行侂胄誅朝廷詔雪其冤特授迪功郎監南嶽廟喪母無以

葬至都謀于諸公得寒疾索紙書曰吾與吾兄共攻權臣今權臣誅死不憾獨吾生還無以報國且未能葬吾母爲可憾耳乃卒尹王合齋枏爲具斂歸葬焉參史傳

東萊門人

主簿葉先生邽

軍守樓迂齋先生昉

端獻葛先生洪

文惠喬先生行簡並爲麗澤諸儒學案

司直趙先生焯別見玉山學案

朝奉輔傳貽先生廣別爲潛庵學案

中散朱先生塾別見晦翁學案

文簡劉雲莊先生爚

侍郎劉先生炳

縣丞吳先生必大

右司王東湖先生遇

修撰陳北山先生孔碩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直閣沈先生有開

潘先生友端

監事宋西園先生甡　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章先生用中

侍講倪先生千里　並見止齋學案

文靖舒廣平先生璘　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正獻袁絜齋先生燮 別爲絜齋學案

知軍后先生斗文

侍從后先生宗昭

教授陳先生剛 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少詹丁先生希亮 別見水心學案

梓材謹案東萊弟子自別見諸學案外並入麗澤諸儒學案

東萊私淑

常博李先生大有

李大有字謙仲東陽人也大同之兄私淑三先生之學嘗以輪對上疏畧曰國朝自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本于正心修身至于致君行道近世張栻朱熹呂祖謙聞而大之而義理益明自

慶元權臣創道學名以排之而士始有以其說為不足學者其能者又求之于科舉而幸中于剽竊願召宿儒推明儒先之訓扶植治本而師儒之官亦以此意風厲作成毋徒為襲取利祿計聞者是之

雲濠謹案先生慶元二年進士官至太常博士卒魏鶴山誌其墓

郭氏家學

主簿郭先生澄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參軍郭先生江

郭江字伯山東陽人良臣子葉水心謂其本有佐世材用既習熟師友大旨芒銳銷盡不復伸吐云後官管押三江袋鹽監穿山破鹽場盱眙軍錄事參軍以卒 參葉水心集

梓材謹案陳同甫志何夫人杜氏墓云女適同邑郭江江兄弟爲東方學者

郭先生溥

郭溥字伯廣良臣猶子亦創南湖書院參隆慶東陽志

大愚家學劉胡四傳

呂先生喬年

呂喬年字巽伯金華人忠公長子沈端憲壻也亦賢者能守家學補

梓材謹案先生絜齋稱其克肖厥父議論勁正不阿

進士呂先生康年

呂康年成公猶子諸講學子孫惟呂氏末墜先生甲戌廷對眞文忠公欲置之狀頭同列以其言中書之務多觸時政固爭不

從遂自甲置乙文忠太息爲之開雕補

梓材謹案嘉定七年甲戌距成公之卒淳熙八年辛丑已三十四年則先生蓋受學大愚者

寺丞呂先生延年

呂延年字伯愚成公之子籍雲羊哲師之參括蒼彙紀

梓材謹案王氏崇炳撰成公本傳言成公一子曰延年成公之卒也甫三歲官至寺丞先生不及受學于成公蓋亦得之大愚也

大愚門人

舒先生衍別見絜齋學案

張先生渭別見慈湖學案

寺丞門人劉朔五傳

羊先生哲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呂學續傳

文憲宋潛溪先生濂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忠文王華川先生禕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終